

誰傳「大媽」的旨意？

墨明

當看清這些指示已不再單純是神的旨意，而信仰已不再只是追求心靈的出路時，我們才會徹底看到背後假借宗教名義以牟利的功利現實。

內埔仔地方有心人士與香光寺到底在「爭」什麼？其原因為何？

媒體、社會大眾在討論這事件時，不外將注意力置於信仰層面或法律問題，而忽略了一個地方，那就是：當神明的旨意進入這事件時，一切就變得不單純了！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事件的前前後後，會發現有心人士每次的動作之前，「大媽」都會有所指示，「大媽」的指示如何被知道呢？當然是透過村民攬轎、乩童作法說出來的，如果「大媽」真有指示倒也罷了！問題是如果有人背後假傳「大媽」旨意時，又會變成什麼情形呢？

八十三年十月十日金爐倒塌之後，寺方在通往觀音殿（後殿）的扁柏路上設置了臨時金爐，



也擬在新建的大雄寶殿左前方蓋新金爐。但八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內埔村劉某引導乩童白杞村林某起乩作法，說「大媽」指示金爐位置應在觀音殿右側的空地上，從此，村民三天兩頭來寺要新金爐。

八十四年三月卅一日香光寺擴建臨時會議中，「爐主」、「緣首」及村民代表等決定以下筊方式決定「大媽」座位，卜筊結果，大媽坐前殿，與會人士簽名中有曾春和、林江溪、劉文玉、林秋和等二十六位村民，寺方並將卜筊結果分寄各家各戶。八十五年十月四日寺方請「爐主」、「緣首」二十餘人討論「大媽」安座事宜，並訂於十月二十六日（農曆九月十五日）舉行安座大典。但十月十二日白杞村林某攬手轎說：只是「大媽」哭著要坐後殿。」

十月十三日爐主之子林清亮帶師父們前往山仔頂邀請村民同慶大媽安座，該地村民質問法師：「誰說『大媽』要坐前殿？『大媽』哭了！」

十月十六日地方有心人士於內埔老人會館招集村民開會，會中昇平村王某、白杞村林某等人鼓吹村民成立「管理委員會」接管玉山岩，會中白杞村林某起來報告說他於十月十二日攬手轎：「『大媽』哭說有人不讓她坐後殿，要她坐前殿，她不好意思，才哭了！」

是的，「大媽」哭了！虔誠信仰「大媽」的純樸村民怎麼不心疼呢？「大媽」哭了！「大媽」不要坐「前殿」啊！有心人以「大媽」的眼淚號召村民，村民怎會不相信呢？「大媽」的眼淚代表著何等的痛心啊！村民怎會無視於她的呼喊呢？

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地方有心人士於內埔國小大禮堂舉行五村十三庄信眾大會，會中決定「大媽」金身留在後殿，並非法組成「玉山岩管理委員會」。原本只是說「大媽」要坐後殿，豈料十月二十二日，昇平村王某等人卻開始以「佛道信仰不同」為訴求議題，說寺方不讓村民拜牲禮、燒金，擅改廟名，並擅自決定把「大媽」金身移往前殿……，因此他們要組成「管理委員會」來管理香光寺。

後來儘管寺方一再保證尊重大眾的意見，絕不移動「大媽」，取消原訂舉行的安座大典，事實的結果，「大媽」也並未被移動。但十二月二十九日白杞村林某宣稱他再度攙轎，「大媽」說了五件事：（一）師父毀壞『大媽』的金爐；（二）新大殿遮住了『大媽』，夭壽骨；（三）前殿、後殿信仰不同，要分開管理；（四）師父不讓人拜牲禮；（五）八十六年農曆正月十二日卯時拆『香光寺』匾額，換上『玉山岩』匾額。」從此村中謠言開始滿天飛舞，如：「師父要拆掉舊大殿，建納骨塔」（如此一來「大媽」就沒地方住了！）群眾的情緒再度被挑起，欲討回管理權的聲浪愈來愈高漲！

後來，村民非法組織的「香光寺（原玉山岩）管理委員會」欲於八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農曆正月十二日）強行接管香光寺，正月初一時，內埔村柳某、林某等人到觀音殿卜筊問「大媽」：「我們眾弟子來看您，您高興嗎？」結果連續三次「聖杯」；他們又問：「正月十二日我們接管香光寺，會成嗎？」結果是「笑杯」，柳某卻虛張聲勢說：「『大媽』有同意！」於是



村民更歡喜傳說「大媽」的笑意。

村民的非法組織有了「大媽」的「旨意」，從此威力信心十足，試問：現代有心人「挾『大媽』以令村民」，村民能怎麼辦？香光寺法師又能怎麼辦呢？

八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昇平村王某來寺宣稱：「僅有合法是無效的，元朝合法政府還不是被民間組織推翻！」並要寺方寫切結書保證不拆舊殿。他更揚言要用農運的方式與寺方協調……，這正說明了有心人意圖之所在。

有心人只要假借「大媽」的指示，那麼就算是先前眾人的會議決定，也可以完全不予承認，儘管香光寺一切合法，但世間的法律如何抵擋得了「大媽」朝令夕改的「指示」，以及假借「大媽」旨意的人所帶動出來的群眾運動呢？更何況是還在修行位的香光寺法師？她們可以用靜坐來抗議村民非法接管的行為，但她們卻無法預期什麼時候「大媽」又會說出什麼旨意？而這恐怕只有那些有心人士才知道吧！

當看清這些指示已不再單純是神的旨意，而信仰已不再只是追求心靈的出路時，我們才會徹底看到背後假借宗教名義以牟利的功利現實。所以，香光寺與村民的衝突，不是純信仰的問題，也不是只有法律可以處理的問題，與其說是因信仰不同而引發的管理權之爭，不妨說是假大媽的「旨意」與法律的競賽吧！